



少年游艺家



目 錄

相 声

后紧前松	原作:郑青松、果青 (2)
我的弟弟	改編:馬季、楊子揚 (5)
講卫生	小 熊 (8)
	果 青 (8)

· 戏 剧 ·

魔 棒	郁 峨 (13)
誰妨碍了文娱活动	勒·拉陀夫斯卡娅作 (18)
	郁 奇 譯
当我長大的时候	張 靜 (21)

· 魔 术 ·

粉笔不見了	傅天奇 (10)
听話的杯子	德 雍 (11)
喇叭筒变成了宝葫芦	云 心 (11)

朗 誦

三姐妹	小 路 (26)
-----------	----------

· 舞 蹈 ·

竞赛游戏舞	郑宝儉 (28)
織布集体舞	丁景清 (30)
小杜鹃	丁景清 (32)
圓圈舞	茅 迪、周鶴亭編舞 (34)
	荒 夫 作 曲

· 体 育 ·

参加划船运动吧	李松福 (36)
鷓鴣跑	木 木 (39)

音 乐

我們要永远为你歌唱	小 风 詞 (41)
	宋 軍 曲
一群小姑娘	潘振声 詞曲 (42)
儿童舞曲 (口琴譜)	朴东生 作曲 (44)
	石人望 編曲

美丽的貼布画	楊善子写 (4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編后記	(48)
-----------	------





原作：郑青松、果 青

改編：馬 季、楊子揚

繪圖：陳 力 萍

后紧前松

(相 声)

- 甲 喝，少見哪！
乙 可不是嘛。
甲 最近你怎么不找我玩去啦？
乙 在家里复习功课呐。
甲 复习完了想着找我玩去啊。
乙 一定去！
甲 你姓什么呀？
乙 我？！說了半天你不認識我呀？
甲 我忘了。
乙 我姓張。
甲 姓江，江同学！
乙 我姓張！
甲 姓蔣，蔣同学！
乙 我姓張！！
甲 噢！姓湯。
乙 誰呀？
甲 賊呀，丟什么啦？
乙 哪儿呀！
甲 一个水碗呀。
乙 我說哪儿跟哪儿？
甲 还有个鋼笔杆儿呀！
乙 我說，你走吧！（推甲）（自言自語）这不是成心嗎。
甲 唔，你那笔是鍍金的。
乙 你有完沒完啦？！
甲 我問你姓什么？
乙 不跟你說了嗎，我姓張。
甲 噢，張啊！張同学你在哪个学校念書来的？
乙 我在第一中心小学。
甲 你們学校也快考試了吧？
乙 是啊，現在正溫課呢。你呢？
甲 我沒溫。
乙 你怎么不溫？
甲 我有把握呀，每学期都这样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溫課計劃。
乙 什么样的計劃？
甲 就是：溫課時間十四天，
七天踢球三天閑，
剩下四天足夠用，
五門功課准溫完。
乙 噢，合着全玩啦！？
甲 咳！其实也沒有什么可溫的，都学过的課程嗎，考試的头兩天一突击，不得五分也得来四分。
乙 喝！
甲 俗話說的好：“臨陣磨槍，不快也光！”
乙 不象話，溫課目的不是为了得分。
甲 为了什么？
乙 是为了巩固这一个学期所学的知識呀。
甲 是呀，我都熟了，还溫什么呀！你說，这時間不玩，不浪費了嗎？
乙 那也不叫浪費呀！

甲 怎么不叫浪费呀？他们温书，我在那儿陪着坐着，象话吗？有这功夫，我运动运动不挺好嗎？

乙 干什么？

甲 踢球去。

乙 跟誰踢呀？

甲 一个人踢。

乙 一，一个人踢？

甲 一个人更好，省得搶。

乙 人家都温課誰跟你搶啊？

甲 那天，就有人跟我搶。

乙 誰呀？

甲 我們班長。

乙 他搶球干什么？

甲 他說叫我温課去。

乙 那就別踢了！

甲 我說：“班長，我全会了！”

乙 全会啦？

甲 班長說：“全会了？我考你一題。”“考就考，那有什么。”呢，他考了我一題。

乙 考你什么？

甲 世界上分为几大洲？我說：“不就是这題嗎？”

乙 答上啦！

甲 把球先給我。

乙 你怎么还没忘这球呢？



甲 有球就好答啦。

乙 怎么？

甲 （把球当成了地球仪，兩手做轉球的动作）你瞧，亞洲、欧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、亞洲、欧洲……

乙 怎么又回来啦？

甲 地球是圓的嘛！

乙 还有几个洲哪？

甲 还有……

乙 什么？

甲 呃，电影周！

乙 什么呀？还惦记着玩哪！

甲 我說：“你再重考我一个吧！”

乙 这都答不上来，再考还是答不上来。

甲 答上来啦！

乙 又問你一个什么題？

甲 中国有几个大山脉？

乙 这倒好答。

甲 当然是对答如流啦。我說：“中国有喜馬拉雅山、昆侖山、阿尔泰山、天山、景山……”

乙 啊？景山！？

甲 是呀，不是崇禎皇帝吊死在这儿嗎？

乙 那是历史！

甲 对啦，是历史。

乙 好嗎！历史地理都分不清楚，就这样还玩呐！

甲 不敢玩啦，还有三天啦。

乙 那怎么办呢？

甲 怎么办？

我……：披星戴月整三天，
被子藍了多半边，
時間不够連軸轉，
帶着鋼筆进医院。

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
甲 温課的程序。

乙 什么叫：“披星戴月整三天”哪？

甲 还有三天就考試啦，我得早起晚睡。早晨起来，还有星星呢；晚上一点多才睡覺。“披星戴月”。

乙 噢！这么个“披星戴月整三天”。

甲 啊！

乙 “被子蓋了多半边”是怎么回事呢？

甲 我晚上溫課不敢開電燈。

乙 為什麼？

甲 怕我媽瞧見，說我。我點枝蠟放在腦袋頭里，爬到被窩里溫，溫一会儿就着了。

乙 睡着啦？

甲 枕头套着啦！我一看，別溫啦，就睡覺啦。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，嚙，被子怎么都蓋啦？

乙 怎么会蓋啦？

甲 等我把被抖擻開一看——咳！

乙 怎么？

甲 墨水瓶在里边呢！

乙 全撒啦？那還不藍。

甲 “被子蓋了多半边”。

乙 “時間不够連軸轉”？

甲 考試日期一天一天近啦，我得抓緊一切時間。連吃飯走道儿上廁所都在溫書。

乙 上廁所還溫？

甲 我們家沒廁所呀，由我們家到公共廁所起碼得走五分鐘，這時間不得利用了嗎？

乙 這時間他倒抓緊啦！

甲 我一边走一边念：“五九四十五，六九五十四，八九七十二，”等我到里头一瞧，沒敢撒，又出來啦。

乙 怎么又出來啦？

甲 那是油鹽店！

乙 咳！你都轉暈啦？！

甲 我……怎么……走錯啦。

乙 這“帶着鋼筆進醫院”呢？

甲 我不是抓緊時間突击嗎？突击的我是面黃肌瘦兩眼發直。我媽一看：“這哪是溫課呢？”

乙 是什麼？

甲 “慢性自殺。老這樣下去，再過兩天非病了不可。得給他做點好的吃，營養營養。”

乙 早點溫習哪有這事兒。

甲 我媽成天給我燉肉，熬魚。可哪吃的下去呀！算術題還不會呢。

乙 那你也不能不吃飯哪？

甲 可我也不能不做算術呀！

乙 那怎麼辦？

甲 怎麼辦哪？一邊吃一邊算吧。

乙 那象話嗎？一邊吃一邊算，那忙得過來嗎？

甲 是啊，抓這個忘那個，一会儿鋼筆沒水啦，一会橡皮又沒啦。桌上桌下，找遍了怎么也找不到。

乙 瞧這忙的。

甲 我媽說：“你找什麼呀？”“橡皮沒啦。”“呆會再找吧，先吃飯。”好吧。我是一邊吃一邊算；一邊算一邊吃。吃着吃着……“唉喲！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卡住啦。

乙 把魚刺吃啦？



甲 把鋼筆頭咬下來啦。

乙 噫！那快吐出來吧？！

甲 吐什麼呀？我都咽啦！

乙 咽啦？！

甲 我媽一看就急啦，趕快雇輛三輪，給我拉到醫院去啦。到了醫院，大夫趕緊給我開刀動手術。等大夫把里边東西取出來讓我這麼一瞧，我就樂啦。

乙 樂什麼？

甲 橡皮也找着啦。

乙 全吃啦！

(完)



小叶 熊文 飞图

(相声)

甲 你好？
乙 不好。
甲 你怎么啦？
乙 我怎么啦？
甲 我问你哪？
乙 我问谁去呀？
甲 你有毛病？
乙 我有什么毛病？
甲 噫，我碰见一个别扭。
乙 你才是别扭哪。
甲 噎！真倒霉。
乙 我更倒霉。
甲 我捡张电影票是谁的？
乙 我的。
甲 这你怎么明白了。
乙 对不起，我是给气糊涂了。
甲 跟谁呀？
乙 噎，甭提了，跟我们家那位少校军官。
甲 谁是少校军官？
乙 就是我弟弟。
甲 九岁那个？
乙 是啊。
甲 那么点就当少校啦？
乙 哪儿呀！他看见解放军都带上了肩章，他也拿马粪纸作了一个少校牌钉在肩上了。

甲 那没武装带呀？
乙 他把我爸爸的破皮带缀在腰上了。
甲 还缺上面那个哪！
乙 有我爷爷一个扎腿带。
甲 真能凑合，枪哪？
乙 用木头刻的手枪。
甲 没枪带呀！
乙 我奶奶的一只破毛袜子。
甲 那好看吗？！
乙 别说，他还真能发明。
甲 还发明了什么？
乙 拿破钢精锅当铜盔。
甲 带上舒服吗？
乙 拿三个洋铁罐，一个上面缀上一根麻绳当地雷，破暖水壶是水瓶，两个大酒瓶当望远镜，再加上前年我爸爸给他买的洋刀。
甲 他倒真齐全，就差手榴弹了。这怎么会招你生气呢？
乙 上星期，我搞开会叫我带他去公园。
甲 逛逛公园也不会生气呀。
乙 好，他一听说上公园，一下子跑进屋里去了。
甲 换衣服去啦。
乙 等他出来我一瞧，好家伙。

甲 什么样？
乙 头带铜盔。
甲 破钢精锅。
乙 腰缀两色武装带。
甲 怎么两色？
乙 不是一根皮带一个扎腿带吗。右面是洋刀，左面是手枪。
甲 嘿，真神气哪！
乙 前面有望远镜，后面三个地雷外加一个暖水瓶。
甲 这是什么打扮呀！
乙 一出大门就叫我在他后面走。
甲 得，把你当警卫员了。
乙 你别瞧，走起路来还真威风。
甲 怎么？
乙 浑身上下叮当，西里华啦乱响。
甲 那还不响，除了瓶子就是罐。
乙 我看他歪歪扭扭的走起来了。
甲 怎么歪歪扭扭的？
乙 身上东西太多了，走着走着，我就听见前面华拉一下子。
甲 怎么啦？
乙 他来了个马扒，地雷也散了。
甲 带那么多东西还不摔，赶紧扶起来吧。
乙 他刚起来，看见对面来了个解放军上校军官，这小子，我弟弟可就乱。
甲 他怎么办？
乙 他赶紧缀好了地雷，向那位军官来了一个立正敬礼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

甲 他說什麼？
乙 “報告上校同志，我不小心把雷摔在地上了，影響軍民關係，請上校處分。”
甲 他倒真有紀律！
乙 到了公園，公園里的人都不去看花，都來看他了。
甲 那還不看他！
乙 玩了一會我跟他說，你自己玩吧！我在这儿作功課。
甲 他怎麼說？
乙 他也給我來了個立正說，堅決完成上級給的任務！敬完禮就跑了。
甲 這回你可以安靜了。
乙 不行，我正作着功課，就聽見他在小山上喊哪。
甲 喊什麼？
乙 “不是我打的，是他們打的。”
甲 打什麼？快去看看吧！
乙 是啊。我跑過去一看，好家伙，一群孩子把樹上的杏打下來一地，看園子的人正在那兒問哪。
甲 想吃杏啦。
乙 哪兒呀，杏還青着哪，是拿杏當手榴彈了。
甲 損害公物，這可不好。
乙 是啊，看園的也在問，是誰打的。
甲 是誰打的？
乙 我弟弟在樹上說：是他們打的，可下面的小孩說是他打的。
甲 不承認，到底誰打的？
乙 是啊，看園子的說，到底是誰打的？怎麼這麼大，連話都說不明白。
甲 他們怎麼說？

乙 我弟弟說話了。
甲 他怎麼說？
乙 他說：是我從樹上打下來，他們撿起來打我，我又拿杏當手榴彈打他們。
甲 真繞圈子。
乙 看園子的說，反正你們都有份，一個也跑不了，說着就要抓。
甲 是要教育教育。
乙 可我弟弟一看不好，趕緊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杏照准看園子的就扔了過去，嘴裡還說看手榴彈。
甲 真厲害。
乙 他回過頭來又向下面的孩子們說：“同志們，情況緊急，趕緊撤兵。”
甲 早就該撤。
乙 他就勢從樹上跳下來就跑了。
甲 真不象話。
乙 看園子的人氣得直瞪眼。
甲 那還不生氣！
乙 我看神氣不對，我也跑了。
甲 你跑什麼？
乙 不跑，他跟我出氣怎麼辦！
甲 也對。



乙 剛跑到門口我又回來啦。
甲 怎麼又回來了。
乙 我弟弟還在裡面哪，不找到他，那還不知道又要出什麼亂子吶？！
甲 是要找着。
乙 我整整找了半天，終於在後山的草地上看到他了。
甲 幹什麼哪？
乙 正和一群孩子們在草地上打滾哪。
甲 又是損壞公物。
乙 我剛要過去，又來了個看園子的，向他們說，快出來，草地要愛護，你們在這上面翻斤斗，草地都踩壞了。
甲 人家說得對呀。
乙 人家又說，牌子上明明写着“愛護草地請勿踐踏”，你們看不見嗎？都上學了，還不守規則。
甲 批評得對。
乙 可我弟弟說了。
甲 說什麼？
乙 別亂說，我最守規則，我是看見牌子才進來的。牌子上写明請我們進來的。
甲 這是瞎說。
乙 是呀，看園子的人說，明明写着請勿踐踏呀！你怎麼說叫你們來的呢？瞎說。
甲 是啊。
乙 我弟弟一聽這話就急了，說，你誣賴好人，走，咱們去瞧瞧去，到底誰……
甲 看就看，那怕什麼！
乙 看園子的說好，咱們看去，要是你說的不对，我可找你們老師去。拉着就走，

到牌子跟前面。

甲 看园子的說对了。

乙 錯了。

甲 怎么？

乙 原来是爱护草地 請勿踐踏，可我弟弟早就把勿字給抹去了。

甲 就成了請踐踏，真坏。

乙 看园子的一看，可气坏了，瞪圓了眼睛，一时說不出話来。

甲 是要生气。

乙 我弟弟可乐了，說，我說对了，連着向小朋友們說，战士們冲啊！說着一把青杏扔了过去，气得看园子的人就追，我弟弟就跑，就听得华拉一声。

甲 怎么啦？

乙 他把茶水桶給撞倒了。

甲 糟糕。

乙 又听得哎呀一声。

甲 又怎么啦？

乙 开水把喝茶的老头脚燙了。

甲 真不象話。

乙 我赶紧扶起老头，向他道了歉，又去追我弟弟，好容易才把他抓着，逼他回家。

甲 真不象話。

乙 到了家里，飯我也沒吃，越想越生气，非要說說他不可，可我剛一开口他就說了。

甲 說什么？

乙 我要做功課了，別影响我。

甲 对功課倒用心，那就等等吧。

乙 我赌气不理他，坐在那儿看書，呆了一会，我回头一看，他在那儿不声不响的……

甲 看書哪。

乙 睡着了。

甲 真不是什么好孩子。

乙 我奶奶还說哪，你看这孩子多用功，都睡在書本上了。

甲 那是玩累的。

乙 奶奶剛走过去要扶他到床上去，他唰的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照奶奶就是一刀，嘴里还說，有情况，兄弟們开始战斗，接着又是一把青杏。

甲 还有哪？！

節日的牆上挂件

石丰譯

小朋友們，你們願意把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挂在自己的牆上嗎？

图一：是用馬糞紙剪成的，兩面貼上白紙，涂上美丽的色彩，用紙花边或彩色綢帶串联起来，挂在牆上。

图二：上面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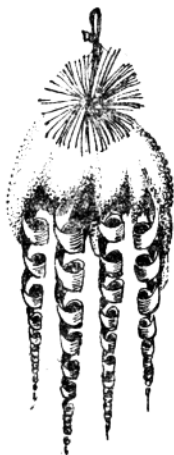
小朋友們，大家动手来做吧！多做几个，串联起来挂在教室里，会使教室更加美丽。

一束松針，也可以用彩色鷄毛来代替，中間是棉花，下面是金或銀紙做成的紙卷。

图三：是用五彩紙做的一朵大花。下面的紙条，是用很軟的彩色紙卷起来做成的；若用金或銀紙做就更美丽。



图一



图二



图三

(双 簧)

讲卫生



果 青 文
陈 力 萍 图

甲 这回，我们来表演一段双簧。

乙 对，来一段酸黄瓜。酸黄瓜……

甲 噯噯噯！什么“酸黄瓜”？

乙 不是“酸黄瓜”？唔，是“咸黄瓜”。这咸黄瓜……

甲 什么，什么呀？！哪来的这些“黄瓜”？

乙 不是黄瓜，那是什么呢？

甲 我说的是双簧！

乙 噢，那是你没听清楚。

甲 什么呀？——话都不会说。应该说，“你没说清楚。”

乙 对，那就是你没说清楚。

甲 我？！我没说清楚？我说得非常清楚，是你没听清楚。

乙 好，就算我没听清楚。你刚才说要表演什么？

甲 双——簧——！

乙 唔，双簧啊！

甲 知道吧？双簧。

乙 知道，这谁还不知道。不就是：有的说词，有的表演……

甲 对，对呀。

乙 ……一会儿上来一群小白燕，一会儿又上来一只老鸪鹰……

甲 等等，等等！你说的是什么呢？

乙 什么呀？

甲 那是哑剧！

乙 是呀，是哑剧！

甲 咳！我们要表演的是双簧。……你没事到别的地方转一转吧！

乙 怎么，怎么？

甲 你净在这儿捣乱。人家这儿在开晚会呐！

乙 刚才故意逗你呐！我对双簧最有研究。

甲 唔，那太好了，我这儿正缺一个人儿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场吧！

乙 可以呀。你说吧，是你演前边的，还是我演后边的？

甲 嗨！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！应该说：“你演前边的，我不演后边的！”……怎么搞的，我的嘴也跟你顺下来了。

乙 我看，我来“前边的”，因为我最善于表演。（得意地）

甲 好，好。你坐好吧！
〔乙坐好，甲蹲在乙后边。〕
〔乙刚要拍桌子，忽然站了起来。〕

乙 （对甲）你有词儿吗？

甲 当然有了，你坐好嘛！
〔乙又坐下，刚要拍桌子，又停下来。〕

乙 你都要说什么呀？

甲 唉，你坐下来就知道了。
〔乙坐好，想了想，又站起来了。〕

乙 你真的有好词儿？过去我看人家演双簧，总是前边的倒霉。

甲 不会，咱们全是新词儿。

乙 一定要新词儿啊！

甲 好，你放心吧，没错！
〔乙拍桌，表演开始。〕

甲 叫同学，听我劝，
人人要有卫生好习惯。
按时作息，按时吃饭，

吃飯的时候要細嚼爛咽。

呃，你們干么瞪着眼睛把我旺，
这些习惯我都有。
什么飯前要洗手，
飯后要漱口……

对了，我刚吃完饭，我得馬上漱一漱口。
〔乙从桌上拿起一茶杯，作漱口的样子。
“格噜噜噜！”（漱口）
〔乙想吐出，但甲沒有說要吐。
“格，噜噜噜！”
我往哪吐呢？
吐这？不行，不行！
吐这？不大卫生！
我往哪吐呢？
〔乙作着急样。
得了，我全咽了吧！
〔乙气极，走到甲跟前，对甲作吐的样子。

乙 吐！
甲 噯，不要随地乱吐！
乙 噢，咽到肚子里就卫生啦？！我不来啦！
甲 （拉回乙）别，别走！还有好詞儿呢。
乙 准有好詞！再来这个，我全吐你身上。
甲 好，咱們再来。
〔乙坐好，拍桌。



甲 我生来有个小缺点，
就是，不大愛鍛煉。
夏天嫌天儿热，
冬天怕天儿寒；
衣服穿得象个棉花
簍，
口罩盖住了大半個
臉。

可是这些一点不管用，
我这伤风感冒常年也不断。

啊——嚏！啊——嚏！
啊——嚏！啊——嚏！

啊——嚏！啊嚏！
啊——嚏！啊嚏……

〔乙忍不住，跳了起来。把甲拉出。
乙 行了，行了！再“啊嚏”
一会儿，我也要伤风了。
……你有没有好詞儿？
甲 有，好詞在后边呢！
乙 再不来好詞儿，我可真不干了。
甲 这回的詞儿，一定讓你滿意。
〔乙拍桌。
甲 全国老少講卫生，
身体强健不生病。
不暴食，不偏食；
不吃餓、爛，不吃生冷。



大家千万别学我，
从来不問东西干淨不干
淨。
拿过来我就往嘴里填，
不管腸胃是不是有意
見。

哎哟，哎哟！
准是我剛才吃的那块干饅头有毛病。
我这疹，那也疹！
哎哟，可疼死我了！
哎哟，救命，救命！
哎哟，哎哟！……

〔乙已經“疼”得滾到地上。甲把他撿起来。

乙 哎哟，哎哟！
甲 怎么样，要紧嗎？
乙 哎哟，哎哟！不行了！
甲 給你买点什么药吃吃
吧？
乙 不用，給我买二兩花生
米，就没事儿了！
甲 你算了吧！





粉笔不見了

傅天奇

表演者取出一只長方形的粉笔盒，將盒盖揭开，可以看到里面裝滿着粉笔。从盒里取出几支，一看就知道是完整的粉笔，証明了盒里裝的都是真的，然后把盒盖盖上。

表演者返身走到桌旁，把紙盒放下。在盒盖上虚抓一把，向一旁扔去，又从空中虚抓一把，投入紙盒里，于是馬上揭开盒盖，这时盒里已不是粉笔了，而变成一滿盒五彩紙屑。表演者把紙屑倒在玻璃杯里，接着再用手輕輕地从盒里抽出一根紙条来，越抽越長，連接不断，积了一大堆(如图一)。小小的一只粉笔盒，怎么能容納得下这么多东西呢？

原来，这只紙盒是特制的。盒身高二寸半，闊按每排八支粉笔的寬度，長按每排九支粉

笔的寬度，用馬糞紙做成。周圍的紙板有兩层，外面一层比里面一层短三分，現出一道整齐的边。盒子的正面，可画上粉笔的商标图案。盒盖是單层紙板做成的，高半寸，四周要比盒身稍大，盖上去时，觉得很宽松。

在盖子与盒子中間，另做一个夾层，这夾层不讓观众看見，約半寸深，大小要恰能放入盒里，上端一段向外卷的边(用馬糞紙剪成細長条，寬度約等于兩层馬糞紙的厚度，把它沿夾层边，用膠水粘牢)。夾层的底上，靠右上角，剪四个比粉笔略大的洞眼(如图二)。再把六十八支完整的粉笔，在粗的一头，各切下半寸長的一小段来，依次粘在夾层底上，每排九段，共八排(在四个洞眼里各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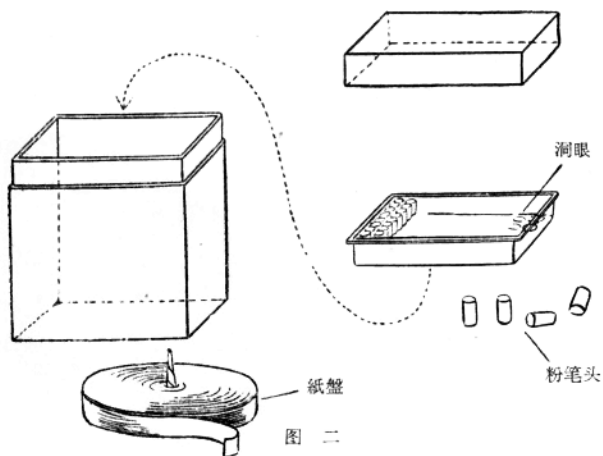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

上一支完整的粉笔)。

另用道林紙，裁成三分寬的紙条，卷成一盤，嵌在盒子底上，盒子倒过来，也不会脫落。紙盤上面，裝滿五彩紙屑，表演时把粘有粉笔的夾层放入盒內，夾层的卷边，恰巧靠牢在盒口上。表面看起来，伪裝的粉笔，和完整的粉笔，沒有兩样。

表演时，先將盖子打开，(注意：用右手大拇指与中指去拿盖子的两个角，松松地揭开来。)露出滿盒粉笔，拿到观众面前，从右上角依次抽出嵌在洞眼里的四支完整的粉笔，使人相信其他粉笔都是真的。再把盒盖盖上，做一个变幻的手势，然后再打开盒盖(这次应用右手拇指放在盖子前面，中指、食指放在后面，紧捏着盖子的兩边，向上提起，把暗藏在盒里的夾层一并提起来，放在桌上，盖口向下)。于是有彈性的紙屑，挤滿了一盒，把紙屑倒入玻璃杯里，右手伸进盒里去，抽出很長很長的一根紙条来。一只小盒子中能放这么多的东西，观众是难以理解的。



图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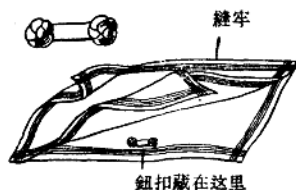
听话的杯子

德 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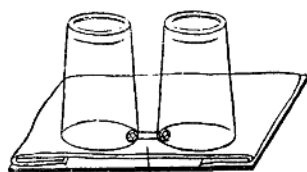
表演时，表演者拿起一块八寸长、六寸宽的厚玻璃和两个普通的玻璃杯，分别交给观众验查，证明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秘密。收回后，把厚玻璃平放在桌面上，玻璃杯放在靠右手的桌边，随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，两面交代一遍，对折过来，平铺在厚玻璃上，并将露在两旁的手帕折进去，使它与原玻璃一样大小。接着左右两手各拿起一只玻璃杯，复盖在手帕边上。表演者将右手大拇指伸入两个杯子中间，其它四个指头托在厚玻璃下面，慢慢拿起来，离开了桌子，走到台前，先是左右摇动，接着，表演者将杯子反转来，大家会以为杯子

必然会打得粉碎。但奇怪，杯子却牢牢地悬在厚玻璃下面。

这套魔术的关键在手帕上面：用两条同样的花手帕，重叠起来，密缝两条边；再做两只中式服装上的钮扣头（必须又大又硬，不同于一般衣服上用的），另取硬棍（用几层布裱糊成的）剪成比钮扣稍窄的一小条，长约八九分，将两只钮扣头，照着自己拇指关节处的宽度，缝牢在硬棍两头，使拇指伸入中间，



图一



图二

被两边钮扣夹紧（宁可过紧，不可稍松），然后把它牢牢缝在手帕夹层的边上，再把露口的两边缝合（如图一）。

表演时，将手帕照厚玻璃的大小叠起来，有钮扣的一面朝自己，再将玻璃杯隔着手帕，罩在左右两粒钮扣头上（如图二），拿起玻璃杯时，是用大拇指插入杯子中间，使它与两粒钮扣紧紧夹牢两只杯子。反转过来，杯子因被拇指和钮扣夹住了，所以掉不下来。

这套魔术，事先必须多次练习，熟练后才能表演。

★ ★

★ 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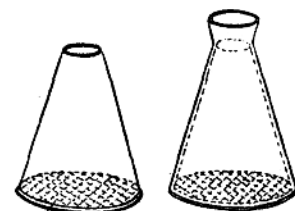
★ ★

喇叭筒变成了宝葫芦

云 心

这是一套中型魔术，适宜在有舞台设备的晚会上演出。表演时，在舞台中间放着一张矮方桌，桌上有台布。一个纸质的喇叭筒，放在桌子正当中。表演者把它拿起来，伸到里面搅动，并且将底口对着观众，让大家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只马粪纸做成的空喇叭筒。然后将它放在地上，揭起台布，交代桌子下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接着把台布放过去一旁，提起喇叭筒来，仍放在桌子上。于是右手向空

中一招，好象招来了东西，立即伸入筒内，拿出许多手帕和串旗来，最后又拿出两只白鸽。这时桌上堆满了东西。再举起喇叭筒给大家看，仍然是一只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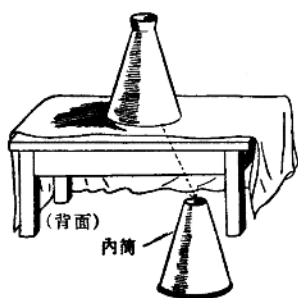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

有底的空筒。

解释起来也很简单，筒子是空的，它是用马粪纸做成的。高一尺余，底直径约八寸，筒口的大小以手能伸进为度。筒里漆成黑色，外面糊上一层白色道林纸，样子好象一只话筒。另外再做一个内筒，也是用马粪纸做成的，高一尺，筒底直径八寸不到一些，底上加一道向外卷的边，约两分宽，筒底的周围，每隔半寸，鑽一个小洞眼，用黑色蜡线，沿着洞眼，织一个网底（如图一），内筒也漆成黑色。表演前，先放入两只白鸽（剪去尾巴），再依次放进串旗等东西。预先把这只内筒放在

矮桌后面右侧，因桌子有台布遮掩，观众是不会发现这一秘密的(如图二)。

表演时，先交代喇叭筒，然后放在地上(其实是套在藏有东西的内筒上)。迅速揭开台布，观众仍然很清楚地看见喇叭筒放在地上，并没有任何变化。于是提起喇叭筒，放在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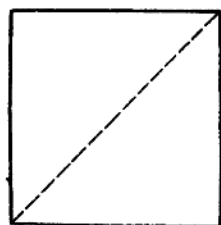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

上，藏在内筒里面的东西，就可以随意拿出来了。待东西取完后，喇叭筒的底，因被内筒卷边遮没，仍可举起来交代。黑色的蜡线，和筒内黑色混合，凭观众的眼力是看不出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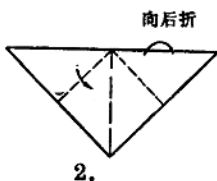
纸筒的大小及里面的东西，可按实际情况考虑，不一定照上面的说明。

乒乓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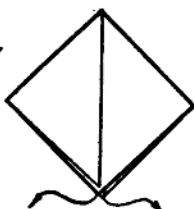
周曼金



1. 取一方形纸，按照1至10图试折几次。



2.



3. 拉开



4.



5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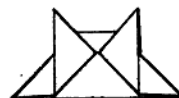
6.



7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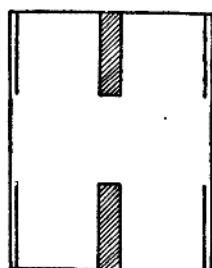
8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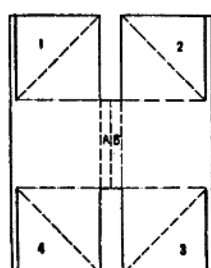
9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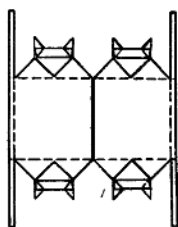
10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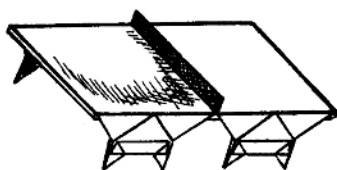
11. 取一长方形纸，按上图画好，斜线处剪去。



12. 四个方形是未来的台脚，中间A、B背面涂上浆糊对粘起来，就是球网。



13. 四个方形按照1至10图分别折成台脚。



14. 四个台脚向后折，两条台边向后折后对贴起来，乒乓台就做成了。

〔注〕因乒乓台台脚较难折，所以，须要按照1至10图试折几次后，才从11图开始正式折。



(短剧)

郁 峨 文
郑国英 图

人物 林志远——男，十二岁，少先队员。
林志英——女，九岁，林志远的妹妹，是个多嘴好问的姑娘。
张一鸣——男，林志远的同班同学，少先队小队队长。
王国强——男，同学。少先队员，很会说话，但性情急躁。
杜文慧——女，林志远的同学，少先队员。
于谷明——男，同上。

时间 节日前一周左右的一个星期六下午。

地点 林志远的家里。

布景 林家的客厅，摆设简单，客厅里除去一般家庭所用的家具外，在舞台的后方还有一个书橱，从透明的玻璃里我们可以看到：在书橱的上面几层放着整齐的图书，但最下一层，却乱七八糟地放着各种杂物，如线团、电缆、画笔、颜料和几张弄皱了的图画纸等。
桌子放在舞台前方，略偏左。桌上也零乱地放着些铅丝、碎布片、剪刀、锤子、钳子之类的东西。
有一门通外面，另有一门通内室。

幕启 林志远坐在桌子旁边，正聚精会神地在用铅皮做魔术工具——魔棒。他额上冒着细汗，脸上涂得黑一块、白一块的，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林志英坐在桌子的另一边，正在缝制一个蓝布的小口袋，嘴里轻轻地哼着歌曲。

志远 (自语) 嗨，算是做好了！(把魔棒拿在手里，

左看右看。志英也凑过来看) 可是总觉得太……

志英 太短！我看过好多回魔术表演，没见过使这么短魔棒的；象这样的魔棒，上台去象话吗？

志远 哎，铅皮只有这么长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！

志英 可是，你这么个大魔术师，使这么个小魔棒，变得好，还没什么，要变出漏子来，可给人笑话了。

志远 (试了一下) 可真不方便。

志英 我说呀，干脆换个使吧！

志远 瞧你，说得倒挺容易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铅皮太短！没办法。

志英 没办法！没办法！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呀，总不成上了台闹笑话。

志远 你尽会说风凉话。有什么办法，你倒说说看！

志英 这还不容易，再找块铅皮接起来，不就成了吗。

志远 家里没有铅皮了，就是有，接起来也长了个疙瘩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机关，戏法就变不成了。

志英 那就找块大一点的。

志远 你这人真是，我不是告诉你，家里连小的铅皮都没有了，还说大的呢。

志英 家里没有，就不能上同学那儿去想想办



法，象王国强，他就爱搞小玩意，問問他看，也許他會有的。

志远 找人家干嗎呀！我自己表演，就我自己想办法。

志英 得了吧！这是为了庆祝会上表演，跟人要一块鉛皮也不丟臉！

志远 我不願意嘛！

志英 那有什么不願意的？老师說過，（学老师說話的样子）“同学嘛，要象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……”

志远 得了，得了，我的老师，别呱啦呱啦了，你尽跟我嚼咕这些，干嗎？

志英 不說就不說，看你怎么着。（繼續做她的針綫。）

志远 我呀，我非要自己做，誰都不讓知道。到时候上台表演，叫大家看看，我林志远的大套魔术，究竟怎么样！瞧我，說变就变，一、二、三变出个大鷄蛋，誰会不拍手，也許老师还会說：“咳，林志远！看不出你还会这一套，”同學們也都看呆了，他們准会說：“嗨！林志远！你真了不起！”

志英 嘖，嘖，沒羞！只听见你說林志远、林志远的。

志远 （还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中）怎么？林志远可不含糊，全班全校就我一个人会变，也許这次文娱評獎，說不定第一名就是我林志远呢。

志英 噯！你不是还参加了小队的那个节目嗎？小队也要排練，你又要自己搞节目，怎么来得及呢？

志远 小队管小队，我管我，反正，得等我把魔术練好了再說。

志英 那怎么成？（只顧說話，不留神縫針扎了手指）哎呀！

志远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
志英 尽听你吹牛，害我扎了手。

志远 痛嗎？我给你拿紅葯水去。

志英 不用，这一点，算得了什么？老师說咱們要勇敢。

志远 好，我表揚你。咳！志英……（凝神听）
（幕后傳來王国强和张一鳴的叫声：“林志远！林志远！”声音越来越近。）

林志远听到同學們的叫声，急忙把魔棒和桌上留着的工具等东西往玻璃櫥里乱塞，沒等他放好，王国强、張一鳴、于谷明和杜文蕙等四人已經推門進來了。林志远只好尷尬地站在一边，招呼他們。）

国强 林志远，叫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！

文蕙 哎哟！你們看，林志远关了門在家唱大花臉呢！（大笑）

（大家見林志远的臉上涂得象个大花臉，也笑起来了。林志远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大家傻笑。）

（国强突然看見桌上还有沒收掉的綫圈等，又見林志远手里还拿着一把錘子，就好奇地問林志远。）

国强 林志远你在搞什么？

志远 （一怔，急忙把錘子藏在身后）喔！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
谷明 什么玩意儿，值得这么秘密？（搶步奔到志远身后去看）嗨，錘子，那有什么希罕，真是。（志英悄悄地推推志远，被杜文蕙看見）

文蕙 你們倆干嗎？

志英 没什么，我哥哥在做——

（志远狠狠地盯了志英一眼，志英把要說的話又縮了回去。）

国强 林志远你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儿？

一鳴 哈！林志远在“保密”呢！

文蕙 志英，你哥哥在搞什么？



志英 (看看她哥哥,终于忍不住说) 他,他准备在庆祝会上表演魔术,正在做魔棒呢!哥哥,你怎么不——

国强 魔术?那太好了,好家伙,真有一手。

文蕙 魔术?多新鲜的玩意儿,真有意思。

一鸣 咳,林志远,你怎么早不说啊?

谷明 对我们“保密”是不是?哈哈!

(林志远僵僵地站着,不响也不动。)

国强 来,林志远先做给咱们看看。

文蕙 对。先试给咱们看看。

谷明 说不定,咱们还可以给你提提意见。

一鸣 林志远来吧!(鼓励地)

志远 现在可不成,等表演那天你们再看好了。

国强 (开玩笑)看你,就这么小心眼儿,让咱们先看一下有什么关系?

(志远还是不吭声。)

志英 (有点不高兴)我哥哥可不是那号小心眼的人。(就在玻璃瓶里取出魔棒来)喏,就为这根倒霉的魔棒,他一下午都没有出去玩,尽在这儿做啊做的。瞧!铅皮太短了,怎么也做不象样。哥哥,是吧?

(林志远生气地不理志英。)

国强 (拿过魔棒来看看)哈哈,哪见过这样短的魔棒?

一鸣 咳,是太短了。你们谁有再长一点的铅皮?

谷明 (抢着说)我家里有。

国强 我也有。上回做兵舰模型还多下一大块呢!

文蕙 我家里也有,我这就去拿来。(欲下)

谷明 杜文蕙,你家太远了,还是我回去拿吧!

国强 我家最近,我去,我去。

一鸣 (阻止王国强)王国强!你就别去了!让他们俩去找吧!咱们还要商量小队的节目呢。

(于谷明和杜文蕙匆匆下。)

志远 (欲阻止又不阻止)真是的,说走就走,其实我自己可以想办法的啊。

志英 哥哥,我说的嘛,叫你找同学帮忙,你偏不干。要不,早就做好了。



志远 嗯。

志英 等他们把铅皮拿来,咱们就动手做,也许今天还能赶好呢!(又拿起针线继续缝布袋)(王国强和張一鸣在边上轻轻地商量着什么。林志远把塞在书橱里的东西,又重新拿出来。)

一鸣 喂,林志远,等他们把铅皮找来了,我们把戏再排一遍,反正差不离了,等戏排完,我们再帮你做魔棒。

国强 对,林志远,我也有两套小玩意,待会儿排完了戏,我教给你,保险你演出更精彩!

志远 待会儿我没空,还有很多事要做,小队那个戏,你们另外找人演,行不行?

国强 什么?昨天不是你自己说的,叫我们今天下午上你家来排戏,怎么一会儿就变卦了呢?

志远 说是这么说的,不过……我现在不想演了,我对演戏没兴趣。

一鸣 没兴趣?

志远 嗯。说真的,你们另外找个人演吧!

国强 林志远,你这算什么话?戏都快排好了,下星期要演出了,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不想演了呢?

一鸣 你不演不成!现在再另外找人已经来不及了,你为什么早不说啊?

国强 不行,你不演也得演。

志远 那为什么?演戏也行强迫命令吗?我愿演就演,不愿意演就不演。

国强 这成什么话,说不演就不演,你倒说得简单,可是小队的节目垮了,你知道不知道?这是我们整个小队的事!

志远 那我也没有办法!

志英 哥哥——

志远 我忙不过来,叫我怎么办?

一鸣 你不是忙不过来,你根本就不想演小队的戏了。

志远 谁说我不忙?你们想想,我要做好表演魔术的道具,还得把魔术练熟,总不成上台去出洋相,我哪里还有时间参加排戏?

国强 说来说去,还是为了你自己要演魔术才不愿意参加小队的节目。

志远 什么?难道我就不能演魔术了?

一鸣 谁说不可以来的?不过你不应该为了自己要演魔术就不参加小队的节目。

国强 我看你就是为了自己要出风头,就完全不顾小队了,这简直是存心跟大家捣蛋!

志远 (着恼)胡说!

国强 一点都不胡说,我看你就是要表现自己,不顾集体。哼,大家还好心好意地在帮你的忙呢……

志远 我才不希罕谁的帮助!

国强 嘿!不希罕别人的帮助,倒好象是人家非帮助你不成!真是!(气愤地下)

志远 没有你,看我就做不成!

(舞台上暂时静默了二、三秒钟。)

志英 哎哟!他一定是去叫谷明他们不要把铅皮拿来了。

一鸣 (一楞)王国强,王国强!(急奔下)

(林志远也楞住了。)

(舞台上暂时肃静,但气氛还是相当紧张。)

志英 哥哥,你刚才为什么要和王国强吵呢,是你不对嘛,只管自己不管小队的事是不对的。

志远 得了,得了,连你也来教训我了。

志英 一点也不接受人家意见,真不虚心!

志远 喂!人家不愿意参加就是不虚心?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。

志英 看你!多不讲理,这会又找到我头上来了。

志远 我找你来的?

志英 没找啊?刚才还叫人家帮你缝布袋呢!

志远 希罕什么?不做就放在那儿,反正我自己会做。

志英 好!不做就不做。往后谁也别理谁!不虚心,不认错,还算是个大哥呐!(边说边赌气下)

(台上只剩下林志远一个人,他坐在桌子旁边重新做魔棒,但情绪非常烦躁,最后终于完全停下来了。刚才吵架的事儿在他脑中盘旋,他也觉得自己刚才的态度是有点不对。他没情绪继续工作了,一会儿站起来,一会儿又坐下去。)



志远 (看看魔棒,自言自语) 唉——反正做不好了。

(于谷明和杜文惠二人空着手,匆匆上;志英亦随后紧跟跟上。)

谷明 林志远!(进门就说)铅皮找不着了,怎么办?

志英 你们都没有找到吗?

文惠 没有。

谷明 我们在家里都找遍了,没找着。

志远 (误认为这是王国强给他们出的主意) 哼!我早就知道不会有有的了。

谷明 林志远,真对不起,我家里本来是有的,不知搁到哪儿去了,真要命!

志英 那咋办呢?

志远 那有什么“咋办”的,人家不讓给,总不成跪着求啊!反正我也不想演了。

文惠 林志远,别灰心嘛!咱们再想想办法看,干吗说不演了呢?

谷明 别泄气嘛,有困难总得想办法克服。

志英 是啊!有困难就得想办法克服嘛,你就是怕困难。